

The illustration depicts a dramatic scene. In the foreground, a man with a fierce expression, wearing a dark blue robe with red trim and a red headscarf, is crouching or falling. He holds a large, curved sword in his right hand. Behind him, a woman in a white dress with red polka dots and a red headscarf is also in a dynamic pose, appearing to be falling or leaping. The background is a vibrant, abstract wash of yellow, orange, and green, suggesting a landscape or a dramatic atmosphere.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, but with a more modern, colorful palette.

鋒鏑情潮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2

七 坠穴成因

刮起一阵暴风，雨滴从缝隙中飘入，洒了她一头一脸，神智为之一清。

她坐起了，只感到浑身筋骨已松散一般的难受，下体传来阵阵隐痛，撕裂着她的神经，当然内心的痛苦更是不可言喻。

这房子虽四壁萧条，破败不堪，但由于外面风狂雨暴，天字黑沉沉的，所以屋中显得极为幽暗，乍看去，如不留心，不易发觉屋中仍有别的物体存在。

她清晰地听到身后有咀嚼的声音，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似乎骨头被咬碎了，接着是一连串的碎响。

她惊得一蹦而起，扭转身一看，吃了一惊。

那儿有一张绝无仅有的八仙破桌，可能也是敬神使用的供桌。桌旁，一张只有三条腿的破椅上，蹲着一个怪人，在那儿似乎摇摇欲坠。

怪人长相极为狞恶，一身黑袍，顶梳道士髻，面色姜黄，山羊眼阴森森地不带表情，却透出八分鬼气；凸嘴、獠牙、没留胡子，腰带上悬着一把鞘柄全蓝的长剑。他脸无表情，抓着一只肥大的鸡，吃得津津有味，旁若无人。

看长相，她吓了一大跳，这人她虽没见过，但一看便知，正是与她的师父枯藤怪媲齐名，六大怪物之首，大名鼎鼎的百毒真君赵福安，一个恶多善少的怪物。

她向门边退，强压心头恐怖，说：“前辈有何用意？”

百毒真君山羊眼一翻，吞下口中鸡肉，阴森森地说：“用意？如果我不救你，你将死在沟渠之中。”

“前辈救了我？”

“是的，你在发疯，要打要杀胡叫，我看你行将死于沟渠，看了委实可怜……”

“谁要你可怜？”她尖叫。

“好，不可怜，了不起，你是谁的门人？”

“家师人称枯藤怪。”

“哦！是那个可敬的疯婆子。你要打要杀要报仇，找谁？只消要你师父出面，那怕事情棘手用不着发疯的。”

这些话触发了她心中的隐痛，尖叫道：“我要自己报仇，那怕粉身碎骨，也用不着假手别人，更用不着劳动师父的大驾。”

“好，有志气，应该，这么说来，用不着我插手了。”

“当然用不着你。”她恨恨地说完，举步抢出门外。

百毒真君沉喝道：“站住！你不要命了？”

她倏然回身，闪电似撒下寒芒暴射的长剑，冷冷地说：“我华山紫凤并非怕事的人，你想怎样？”

百毒真君毫无表情，仍恢复他那阴阳怪气的怪相，说：“你中元大伤，在雨中糟踏得太久，我老人家也是一番好意，给你服下了一些药，你再往狂风暴雨中鬼混，至少得大病半年，甚至可以送掉小命。”

“我自信还禁受得起。”她嘴硬，可是并未往外走。

“当你快进枉死城时，自信便不值半文钱了，怎样报仇？”

她颓然收剑，突然伏在门框上放声大哭，想起报仇，她只感到心痛如割，那确是太渺茫了；不仅银剑白龙是青城炼气士的门人，事实上他的功力也比她深厚得多，任何要用武力解决的事，她都无能为力。

百毒真君仍在吃他的肥鸡，一面说：“我老人家一生中，大半是为了替人复仇而奔忙，我相信你会信赖我的，如何？”

她止住哭声，摇头道：“对方功力太高，且他的师门更无人敢招惹，你老人家虽可信赖，但没有用。”

“哈哈！假使论修为，老夫即使能将全部能耐传给你，也只配称武林一流高手而已，像四明怪客那老奸鬼，我就接不下他三招两式绝学，可是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前辈是百毒真君，小女子知道。”

“呸！你知道了还敢藐视我？”

“小女子不敢。”

“你忘了我老人家的绝活？”

“可是，你老人家却无法对付四明怪客。”她在激。

百毒真君叹口气，苦笑道：“确被你说对了，那老奸鬼江湖经验太过精明，又从不与人结伙，独来独往神出鬼没，想计算他也无法接近，他的修为也将臻外魔不侵之境，我只好认栽。”

“那就不必提了。”姑娘绝望地说。

“你与四明怪客有仇？”百毒真君问。

“不！与他风牛马不相及。”

百毒真君喘出一口大气说：“不是他就好，你别忘了我老

人家的绝活，毒药。”

华山紫凤就要套他这句话，欲擒故纵地说：“光是毒药，成得甚事？”

“笑话！”百毒真君蹦下地来怪叫，又道：“毒药足以横行天下，你不信？丫头，跟我十天半月，我传你的用毒绝活，也把拳剑传你。”

“我师父不会答应。”她仍在玩花样。

“呸！我又不收你为徒，疯婆子那儿不用耽心，我已有一个门人，名头够响亮，叫金羽大鹏田克荣，可惜他死脑筋，没有用毒的头脑和机智，使我失望，希望你为毒物发扬光大，名振武林，别废话了，你先歇会儿。”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君珂并未直接达仙霞岭，在中途有耽搁，离开了东下官道，让所有的人扑个空。

他冒雨趱赶，心中郁郁，到了两省交界处街口镇便找客店住下了，这儿设有街口巡检司，他必须在这儿查验路引，方能进入浙江而不致发生麻烦，查验游学路引之后，他不走了。

他这一天一夜中，心情始终没开朗过，他不想找浊世神龙算账，也不愿与他的女儿纠缠浪费感情，上一代的仇恨如想丢开，未免太困难了些，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自是不能免俗，耿耿于怀。

他对昨晚的事，更感到心中歉疚，那银衣仙子竟然是处子之身，想不到竟会做下这种无耻之事，虽则他有点痛恨，却也

生出怜悯之念，无论如何，她总算将清白之躯交付与他了，虽不是他的错，但他怎能完全推卸责任？

在这儿，他购置了行囊衣物，早早歇息，准备明晨进入浙江，愈早到达仙霞岭，也可了却一桩心事。

大雷雨在夜间停了，一早，朝霞满天，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，雨后的山间旷野，令人精神焕发，经过一夜的静思，君珂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，他决定不再去想那些令情绪困扰的问题，尽量忘却那些牵情涉爱的往事。

但他真能太上忘情？委实不易啊！

一早，他结账拾掇起程，一身衣衫飘飘，腰悬长剑，肩上挂着小包裹，提着书筐儿，头上没戴巾，黑油油的头发挽成一结，用青巾绑住，孤零零地飘然上道。

官道在新安江的左岸蜿蜒而下，江两岸群峰起伏，看去全是无尽的峰峦和遮天蔽日的古林绿草。江水浑浊，向东滚滚而下，声势惊人，澎湃汹涌向下猛泻。

雨后初晴，但道上并不泥泞，因为行人稀少，没有人马践踏。

君珂独自趱赶，无心欣赏山水，逐渐接近了严州府的敦安城。

四望无人，隆隆水声中，突然从左面一座山谷中，传来一声长啸，高亢入耳，音源听去就在左近。

君珂心中悒悒，他不想管闲事，仅向啸声来处轻瞥了一眼，仍走他的路。

运气来了，泰山也挡不住，相反地，霉运来了，玉皇大帝也躲不掉，君珂走了霉运，他想不管，但由不了他，霉运已经临

头。

刚到了谷口，官道向内绕，从谷口横过，谷口有一座不太浓密的树林，他碰上了麻烦。

蓦地，一条灰影从林中向官道急掠，好快！轻功已经登堂入室，那是一个人，一个鹑衣百结的少年人。

少年人右手握了一条黄竹打狗棒，鸠衣上血迹斑斑，看去像是受了伤，但身形仍是奇快，似乎脚不沾地，小小年纪有此修为，值得骄傲。

还未出林，两侧林梢上突然传出两声叱喝，飘下了两个青影，人未落地，半空中撒下了一把长剑，脚一沾地，恰好截住褴褛的少年人。

人站稳，面貌乍现，原来是两个青衣中年人，一是驼背的凶猛大汉，一是只有右手的独臂人，同样生得凶猛，额上还留着一道刀疤，直拉至鬓角旁。

两人左右一站，截在路中，驼背大汉桀桀笑，笑完说：“好小子，你如果跑得掉，咱们还用混？留下，认命啦！小辈。”

少年人猛地向林中一钻，想从旁溜走。

刀光一闪，林右树后递出一把单刀，有人沉喝：“回去，咱们已等候多时。”

少年人大概知道走不掉，火速后退，横杖屹立，但神态极为惶急，大眼睛四面环顾。

林右树后现出一个执单刀的青衣人，是个右腿瘸了的中年大汉。

林左，也出来了一个独眼灰衣中年人，手中挺着一柄虎头钩，身材甚高。

后面，追来的是两个歪嘴缺耳大汉，一高一矮，手中各握了一把双刃斧。

六个大汉都是有缺憾的人，将少年人堵在林缘，六种兵刃齐举，少年人要想突围，恐怕无此可能。

君珂感到奇怪，身不由己驻足而观。

驼背大汉大概早已看到了君珂，这时扭头厉叫：“书虫，快滚你的蛋！不然大祸立至，性命难保。”

他不骂，君珂或许不想过问；这一骂，君珂登时不悦，脸色一沉，将书篋往背后一摆，背手旁观，冷然向这一群奇怪的人注视。

驼背人看君珂不听话，立时火起，大喝道：“小王八蛋，你嫌命长么？看样子，不将你切成八块丢下江中喂王八，你定然不甘心了。”

说完，一步步向路上的君珂走去，手中剑不时挥动，呼呼发啸。

这刹那间，少年人一声不吭，一伸竹杖，人向驼背人让出的空间飞射。

独臂人一声叱喝，长剑点出无数银星，从侧截住叫：“你枉费心机，退！”

少年人竹杖一抖，杖尖突然吐出一条蛟筋索，长约五尺，与黄竹杖一般长短，杖中吐索，算是外门兵刃。

少年人向左急闪，蛟筋鞭向下一坠，突向左卷，闪电似卷住了独臂人的左脚，大喝道：“翻！”竹杖一抖，他当杆棒使用。

独臂人刚想沉剑削蛟筋索，但已来不及了，人被索一带，向右便倒，真翻了一个跟斗，“叭”一声摔倒，剑也脱手飞跌，头

破血流。

驼背人闻声知警，转身连攻五剑，剑气进射，功力已非泛泛之流，一面大吼道：“小狗，你真要太爷费手脚么？”

少年人被迫退三步，左移五尺，闪过五剑立还颜色，蛟筋索八方飞舞，黄竹杖活如灵蛇，远近同时进击，软硬俱来，居然拉成平手。

被摔了一跟斗头，头破血流的独臂人，狼狈地爬起拾起长剑，猛抬头发现远处的君珂面现笑容，不由火起。

君珂可不是笑他，而是看了少年人的造诣，不由自主地点头赞美，因为少年人的怪兵器，确是有七分像钓竿，只是短些而已。这玩意不好用，必须力贯索梢，方能运用自如，不然只消一两下，不是被人夺走，就是失招倒霉，想修至如臂使指的地步，真不简单，绝非三年五载的功夫，而且力道还得花不少苦功，抽在人身上不痛不伤，有屁用，少年人就没练到家，刚才如换了君珂，独臂人不仅要多翻两个跟斗，一条腿也必定报销，但练到这地步，已经不等闲了，少年人值得喝彩哩！

独臂人误会君珂在笑他，一声怒叫，挺剑抢出官道，一面大吼道：“贼王八狗东西！太爷要割掉你的狗嘴。”

吼声中，他一剑点向君珂的嘴巴，这家伙油蒙了心，也不想是否过份鲁莽，敢在这儿看人动刀弄剑，岂会是好相与的人？

君珂俊目突现神光，剑眉轩动，这家伙骂得太难听，委实教人受不了，不动手惩戒还成？不像话嘛！

剑到，来势汹汹，这家伙身手不弱，剑出又狠又稳又准又快，很了不起。君珂根本没看他，突然举袖一拂，“拍”一声暴

响，大袖拍中剑身，独臂人惊叫一声，虎口迸裂，剑飞出丈外，人亦向左攒倒，“叭”一声把地上的草压倒了一大半，差点儿滚下水沟中去。

在林中观战的人，全都吃了一惊，瘸子和独眼同声怒吼，急步掠出。

君珂转面向地下的独臂人招手，冷冷地说：“老兄，起来，这次不算，再来一次试试，你是怎么个练法的？差劲。”

独眼先抢到，大喝一声，虎头钩兜头便搭，劲风虎虎。

君珂向左一闪，叩指一弹，“铮”一声脆鸣，指风击中虎头钩，钩向侧一荡，他突然伸腿一勾，独眼也往侧方趴下了，狂叫一声，用手急忙去揉脚踝活血，大概那一勾不太轻，脚踝受不了啦。

君珂向侧飘退八尺，说：“怎么？你也往下趴？不像话。”

瘸子刚向前冲，一刀劈下，君珂已经不见了，一刀落空，君珂正在他的右后方，向独眼发话哩，他火速旋身，一刀反削君珂右腰脊。

君珂身形一挫，高不过两尺，钢刀呼一声掠过顶门，他身形也在后伸直，右手从大袖口伸出，快如闪电，一把扣住了刀背脊，右腿斜飞，“噗”一声踢个正着。

“哎哟！”瘸子狂叫，撒手乖乖丢刀，向侧飞跌，“叭噗”两声，恰好跌在独眼身上，滚在一团，那一脚正踢在他的好腿外侧胯骨，他怎吃得消？跌倒算是便宜哩。

君珂手扣刀臂，怪声怪气地叫：“怎么？要杀人？天！你真干，而不是唬人啊！”

两个歪嘴缺耳大汉一看不对，冲出抢救同伴，一个挺斧追

近君珂，厉声道：“尊驾真是真人不露相……”

“呸！我不是真人是假人么？废话！”君珂抢着答。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你不信么？瞧我这身装扮，这读书人的气派，这么大的块头，这副好德行，像假人么？你真莫明其妙。”

歪嘴大汉被君珂弄得啼笑皆非，忍下一口气道：“好，怪在下走眼，尊驾高姓大名？”

“不好又怎样？你能砍我两斧头不成？”君珂在胡扯，事实他是留心少年人的安危，也想看出少年人的门派家数。

歪嘴大汉忍无可忍，突然向前急冲，一招“吴刚伐桂”斜劈而下，劲风呼呼。

君珂直待双刃斧将临腰际，方将单刀向下一压，“铮”一声刀斧相交，双刃斧被压得向下猛砍，“喳”一声入地近尺，君珂一脚踏住，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向两面沉喝：“谁敢近？砍下他的脑袋做夜壶。”

另四名狼狈爬起的人，果然被震住了，站在一旁咬牙切齿，却不敢扑上。

缺耳大汉扬着斧头，厉声道：“阁下是替那小狗架架呢？抑或是穷家帮的？”

君珂哼了一声说：“小生乃是游学之人，又不在这儿落脚生根起屋子，架什么梁子？废话，你说穷家帮？没听说过，顾名思义，定然都是穷得没裤子穿的人，你看我像不像没裤子穿的？”

缺耳人憋得受不了，但又不敢鲁莽，无可奈何，同伴的性命在人家手中嘛！说：“阁下可否正经些？”

“你说我不正经？简直莫明其妙。”

“请留下大名，日后自有人找阁下说话。”

“小生又不与你攀亲，留名则甚？叫那位驼背老兄住手，再往下斗他会出丑的。”

六个人有五个人去对付君珂，驼背人心中大急，愈急愈糟，本来占上风的光景，不久便大为改观，显得手忙脚乱了。反之，少年人胆气一壮，立即抢制先机，展开了狂攻，蛟筋索天矫如龙，不时抖出清脆的暴响，连攻十八竿，将驼子逼出林来，杆棒的威力已能全部发挥，攻势越来越凶猛。

驼背大概知道少年人机智绝伦，江湖经验也够，所以能把握机会步步抢攻，越斗越勇。反之自己心中早怯，再往下拖，可能要在阴沟里翻船，赶忙定下神，急攻三剑，乘机脱出斗圈，向这儿掠来。

少年人也跟踪掠到，身法委实高明，比驼背高明得多，几乎是同时到达。

“大家住手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”君珂朗声喝问。

驼背怪眼一翻，怒叫道：“放下人，你这是要挟。”

君珂将刀移开，微笑道：“老兄，别鬼叫连天，这位仁兄又不是活宝，用得着留他作人质要挟？”

人是放了，脚可没放，仍踏住那把双刃斧，歪嘴大汉狼狈地退出，恨恨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天残帮叫你死活都难。”

君珂一怔，举目四顾，天！六个人确是天生残废，不用猜，他们定是自称天残帮的人，便摇头正色道：“贵帮是否要我死死活活，小生不在乎，但理不能不说；以六个人对付一位少年，未免说不过去吧？”

驼背留意看看同伴，便知今天遇上了硬对头，但仍存有侥幸之念说：“尊驾管闲事，可知江湖规矩么？”

“老兄，你说说看？小生不是江湖人，陌生得紧。”

“首先，尊驾须通名号。”

“小姓林，名君珂，没有号，你满意了么？”

“其次，尊驾必须至本帮一走。”

“没有这种规矩。”少年人在旁接口。

“小狗！不许你插嘴。”驼背沉喝。

“在下是事主，该说。”少年人胆气不弱地答。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贵帮一名小人物狗腿子而已。”

“笑话！你见过几个像我一般的小人物？”

“车载斗量，多矣！”

“你也不过如此而已，六个你这种东西，方敢拦截我这种小人物，何必自抬身价？”少年人傲然地回答。

驼背嘿嘿冷笑，撇撇嘴说：“这一面山谷，乃是太爷的落地，任何人由这儿逃出，皆由咱们拦截，真正与你交手的，并未六人齐上，你未免太看重了自己，该撒泡尿照照你的英雄长相，看看是否值得咱们六人一起动手。”

“你也该撒泡尿照照你自己。”少年人的嘴也够硬。

“来来来，咱们再玩玩。”驼背向他迫近。

君珂摇手，淡淡一笑道：“诸位用不着再斗，世间没有了不起的仇恨，动刀舞剑太不值得了，何苦呢？小生管了这档事，愿为诸位排解。”

少年人抹掉脸上的血迹，急急插口道：“林兄，双方的深仇大恨，已无化解的可能，今后天残帮恐怕要全力对付你呢。唯

一的办法是毙了这六个人，毁尸灭口，不然后果堪虑。”

“小生不是这种人。”君珂冷冷地接口。

“林兄，那你将后悔莫及，一念之仁，后患无穷，天残帮仍是江湖中一个极端秘密的帮会，无所不为……”

驼背冷哼一声，厉声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穷家帮如何，为何不说出来我大家听听呢？”

“穷家帮顶天立地，不然用不着称穷；穷得有骨气，穷得光明正大，你想污蔑本帮，太可笑了。”

驼背人哈哈狂笑，笑完说：“五十步笑百步，世间就有你这种卑鄙无耻的人，不错，咱们天残帮行事不无非议，但比贵帮却高上一万品，至少不欺世盗名……”

君珂越听越不是味，牵涉到帮，他感到无比的厌恶，那是龙蛇混杂，极为可恶的人所结成的一群，人数定然不少，麻烦得紧，他不耐地说：“小生懒得管你们的事，你们的恩怨小生不解内情，但以六打一确是不公平的事，世间事也用不着全凭刀剑可以解决得了的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“就请尊驾放手不管。”驼背人沉声说。

“小生不能眼看这儿流血，你们可各走各路。”

“穷家帮的余孽绝不可放走。”驼背口气甚硬。

君珂脸上一冷，不悦地问：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阁下请便，架梁的事在下不愿深究，让在下擒人。”

君珂向少年人挥手，冷笑道：“老弟，你走，林某倒得看看谁敢留下你。”

少年抱拳行礼，突然向君珂身后一窜，竟用迅疾的身法，从瘸子身侧掠过，竹杖一抖，蛟筋索倏出，卷住瘸子的腿，顺手

一带，将瘸子摔了一跟斗，掠上了官道，如飞而去。

君珂也脱身飞退，青影一闪，便已到了官道，说：“诸位，留一份情意，林某心领了。”

六个人当然不敢追去，真正亡命之徒并不太多，睁着眼往死城里闯的人更不易见，眼睁睁看着君珂飘然而去。

驼背人收剑，咬牙说：“发讯通知河口的人，他们走不了。”

六七里后，有一条小溪从北面山谷流出，会合新安江，会合处是前谷的山嘴，有一道木桥横过了小溪。山上古木参天，有一条小径沿溪北行，投入群山之中。

木桥长约有七八丈，没有桥栏，但甚为坚固宽阔，可通车马。桥头这一面，看去并没有人的踪迹。

少年展开轻功急走，势如奔马，小小年纪，轻功确是值得称道，他逃出危境，不管君珂的死活，自顾自向下急赶，去意匆匆。

君珂却神态从容，仍提着书篋儿，以不徐不疾的脚程，飘然赶路，不到半里地，前面的少年人已经不见了，君珂不怪少年人走得匆忙，也懒得再管闲事，他赶他的路，泰然东下。

少年人直奔桥头，飞步踏上桥板。

蓦地灰影连闪，距桥头不足两丈处，桥下突然翻上三个怪人，哈哈狂笑中将路挡住了。

说是怪人，半点不假，中间是一个独脚中年人，左脚从膝下断掉了，安装了一根木棍儿，居然可以当脚用，尖端是铁箍，但落在木桥板面上，居然没发出音响，站在那儿，与常人并无异样，蓬发，铜铃眼，朝天鼻，血盆大口，上唇留了两撇黑油油的大胡子，身穿灰色直衫，腰带上悬着革囊和长剑。

右首一人也怪，左手是一个乌光闪闪的大铁钩，看不到上端，上端被衣袖掩住了；显然，那是一个没有左手掌的人，光头，大长脸，三角眼阴森森地，厉光令人望之心中发寒，也穿了直灰衫，腰带上插着一柄小型月牙铲。

左首那人长了一个畸形大鸡胸，五短身材，小脑袋，年约三十五六，五官挤在一块儿，身穿青色对襟劲装，腰带有一对手钩。

三个人往桥中一分，将路挡住了。

三个怪人原是躲在桥架下，直至少年踏上桥，方翻上桥面迎面拦住了，全用令人胆寒的目光和教人毛骨悚然的微笑，迎接掠来的少年人。

少年人心中大骇，猛地右肩一扔，左半身急扭，旋了一圈，将奇急的冲势止住，正想回头逃走。

木脚人桀桀大笑说：“小辈，你逃吧，我独脚狮让你两条腿先逃十丈外，考验考验太湖矮鹤的门人草上飞是否真会飞。”

少年人大概知道真不行，他绰号叫草上飞，当然不会真飞，回身站定，横杖切齿道：“独脚鬼，你当真要赶尽杀绝么？”

独脚狮仍在笑，双手插腰说：“好家伙，你倒和我问起道义来啦！你三个人斗胆，跑到咱们帮中圣地采探消息，咱们岂能饶你？废话！乖乖跟我走。当然，咱们并不想杀你，虽则你杀了本帮三名门下兄弟。”

少年人大眼睛一翻，冷哼一声说：“我草上飞焦世昌一条命，绝非甘心受缚之人，只有凭手底下见真章，你上！”

独脚狮点点头说：“你比你师兄的骨头硬，但却不知时势。好，成全你。”他向鸡胸矮子举手一挥。

鸡胸矮子一踏步向前，狞笑道：“小老弟，你劳驾大爷费手脚，委实讨厌。”

草上飞沉声大喝，扑上抢制机先，竹杖一抖，兜心便点，数道黄影急射，居然劲风呼呼。

鸡胸矮子向上飘，笑道：“有两手，只是差点儿。瞧，杖里的玩意出来了。”

草上飞一击不中，果然变招“狂风扫叶”，贴地急扫，杖端蛟筋索乍出，反向上疾卷。

鸡胸矮子突然向下一蹲，右手疾伸，闪电似的抓住了蛟筋索，大喝道：“撒手！”喝声中，右手后带，踏进两步，左手顺竹杖向前斜掌反削而出，端的出手如闪电。

草上飞心中大骇，竹杖赶忙向上猛挑，杖尖上振，要击矮子的曲池穴。

矮子一声狂笑，掌反向下沉，五指如钩，抓住了杖头，猛地一振腕，说：“还不放手？怪事呀！”

草上飞只感到杖上传来一阵凶猛的潜劲，掌心如被火烙，虎口欲裂，再不放手的话，双手定被震毁，不由他不放手，竹杖丢了，人亦被震得踉跄后退。

还未定住身形，黄影疾射而至，鸡胸矮子已经乘势欺上，用夺来的竹杖反击，迎面点到了。

草上飞想躲闪，已经没有了机会了，只好拚命，用双盘手挫腰上格竹杖，并向后仰身，用铁板桥身法避招。

来不及了，“噗噗噗”三声轻响，右肘曲池，左乳下期门，腹中中极，三处重穴全挨了不轻不重的一点，刚好制住穴道，而身躯未伤，鸡胸矮子的手法和造诣，委实够高明，难怪敢赤手